

佛敎小說集

# 弱水三千

簡嬪等著



PDF

佛教小說集

III

弱水三千

簡媜等著

佛光出版社

新學  
知覺  
PDG



弱水三千



著者  簡嬪等著

中華民國八十年二月五版

有版權，請勿翻印，歡迎流傳

發行人  星雲大師

出版者  佛光出版社

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二七號 ☎(07)二五一五五五八

流通處  佛光山寺

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☎(07)六五六一九二一八

佛光書局

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☎(07)六五六一九二一八

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72號九樓之14 ☎(02)三一四四六五九

定價  一〇元

印刷者  美育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

高雄市中華二路一七〇號 ☎(07)三一二一九七一九

郵政劃撥第〇〇四五六三五一五號帳戶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

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

# 錄目



## 1 大輪迴 · 鍾玲 · 一

你問我：我們從前可曾見過？我也正想這樣問你。見過的！可是忘記在那一生？而後經歷多少輪迴，只相逢，在夢中。禁不住，凝望你，唯恐今生又是夢……。

## 2 隨緣 · 蔣曉雲 · 二一九

他不嫌我二十八歲，因為他卅一了。我們不談人生問題，油塩柴米醬醋茶裏自有樂趣，從認識到結婚。他是沒什麼好，可是肉邊菜的滋味不見得差過肉呢，這是「隨緣」。

③ 江行初雪 · 李渝 · 四九

玄江菩薩的故事，從水成岩的六世紀到塗金的八〇年代，究竟是美術史上的一個纏綿悱惻的傳說，還是曾經的確發生過，而且還要繼續發展下去的現實呢？

④ 禪夢 · 朱夜 · 八七

耳邊都是她的聲音，我是迷茫的，對著那冷僻的禪榻，我悄悄的呼喚靜師。想哭，也想吶喊。那也算悟嗎？雙手舀水，水裏有月；那也算得法嗎？手持鮮花，花香入鼻！視界朦朧了……。

⑤ 弱水三千 · 簡嬪 · 一一九

弱水三千浩浩湯湯地流著，年華青春走過了，恩情悲喜嚐過了，所有的滋味留下來，都那麼美那麼好！她的心，在這一剎刻頂禮天地，合掌萬事萬物世間有情……。

⑥ 孟蘭盆節 · 辛其氏 · 一六三

每逢這一夜，冥紙在大街上堆成一座座小山，十多個火頭同時燒著，灼灼的火光在圍觀的人底眼裏升起來；黝黑的梯角被照得明明暗暗，恍惚有藏著的鬼魅，不敢公然走出……。

⑦ 佛相 · 天官賜 · 一八三

佛相是他的秘密。

他喜歡靜靜的看，佛相的斜影在夕照中透著乳香飛昇起來，像敦煌壁畫上的飛天一樣。你永遠抓不住，但飄逸真實，有著異樣的美。

⑧ 達摩公案 · 宋澤萊 · 一九一

那丐子起先不肯，終而也拗不過請託，說了一段話，那段話在寒冷的夜裡像一種無言的歌，神秘的盪著，那是關於達摩和另外兩個奇怪僧人的故事……。

9 人間愛晚晴·黃慧鶯·二〇七

人在一生中，也許都會出現一個時期，心靈的純淨程度十分接近宗教的境界，如一個深藏的夢，隨著不同的際遇，有的人永遠冬眠了，有的人卻如梅花綻放……。

10 西山雙僧·劉枋·二一九

來的這個年輕漢子，第二天就由無恨法師收為弟子披剃落髮，成為出家人。於是破山寺是單傳寺，一師只收一徒，三代單傳，第二代的師父和第三代的師父前世是夫妻，再世成師徒，就傳開了。

11 在朦朧的煙霧裏·羅吉眉·二四一

本文原文很短，記敘簡略，好像霧裡的人物山川，只見模糊淡影，難得顯明的輪廓。雖然如此，如果你有耐心，可以終篇；如果你是有心人，你也會不可抑制的，為這個埋沒的天才與扼殺的愛情，傷心涕零長太息！

12 斷耳和尚·忻易·二五七

在飄飛中，黑閻王一刀向自己臉邊削下，只見血光崩現落了一隻耳朵在左手掌心……。

青東寺的如來佛像耳朵如今仍然一大一小。當人家頂禮膜拜時，據說如來的小耳朵還會微微的顫動，似乎在聆聽人間的不平。



1 廻輪大

大輪廻

□ 鍾玲



千三水弱 2

## 第一世：飛鷹的故事

玉兒，雨腳滿山亂走，

洪流將沖走小橋，

山泥會埋沒山徑，

橫豎歸路已斷，

玉兒，忘了彼岸，

忘了妳的過去，

妳我仍有茅廬中，

五十年共守的風燭。

何必自苦呢？

妳我只有這一生！

我把長劍浸在潭水中，劍刃上的血絲緩緩散開，剛才姓金的那廝中劍倒地，他的眼神，也這般緩緩換散。他該死！誰教他那般望著玉兒，眼中透出無限情意！姓金的應該已經沉到潭底了。那塊黑石頭足足有五百斤重，我結結實實捆在他背上，叫他沉到潭底，也要拚這個重擔，就是他只賸下幾根骨頭，也還要拚這個重擔！

此潭在深山之中，人跡罕到，再也沒有人會見到他的屍身了。就算真正有人潛到潭底，找到了他的屍身，那又怎樣？憑我的雙掌，誰來我都能收拾他！這件事，只要不給玉兒發現就成了。

把長劍上的血漬洗乾淨，歸了鞘。我取走瓦罐，到潭邊的山泉汲水。在山泉水清，只有這晶瑩透亮的水，才配洗滌玉兒晶瑩透亮的肌膚。不過她脾氣倔，要是生我氣，她根本不肯用一滴我汲的水，洗她的小臉蛋。以前我僮僕無數，可是他們一個個笨手笨脚的，總叫我心煩。如今輪到我服侍別人，還要看她的臉色，但我却滿心歡喜。想起來，自己也覺得離譜。

天上烏雲亂飛，有如怒馬奔騰，看來準要下幾天大雨。天助我也！如果大雨引發山洪，把我倆困在山中，玉兒只有事事依賴我了，她終究會軟化的。幸虧我已把

她周圍的人，全部剷除，一個不留！我要携她入萬重煙山，在幽谷中築廬而居，共度悠悠歲月。

離開她這半個時辰，她做些什麼？登上前面這座山崖，就看得見小廟了。玉兒會把禪房收拾乾淨嗎？還是歪著腦袋打什麼主意？我總是無法摸透她的心事。想想看，她是豪門巨族的小姐，照理說，應該優嫺貞靜，不苟言笑。可是她第一次見到我，却衝著我笑！想來她總有幾分喜歡我罷！我風流倜儻，三十歲不到已升遷爲錦衣衛千戶。京城那幾個出色的粉頭，那一個不癡心待我？連最嬌慣的彩姬也服了我，說抵擋不住我深目星眸，生就一雙勾魂眼。其實她們對我癡，只不過因爲我是個冷人。表面上我濫存軟款，但她們誰也別想抓住我的心。而現在，我把心掏出來給玉兒，她還不一定肯收。

第一次見到玉兒，才是十天以前的事。我跟兩個中大人（註①）領二十幾個衛士，去客棧接玉兒，護送她上京。晚上我和玉兒的堂叔用完飯，在廳裏坐。他練過幾年武，久慕我聲名，再三央求我露一手給他看，只差沒磕頭了。看他求得心切，對我又必恭必敬，我順手拿起一根牙籤，手一揚，就把一隻飛過的蛾兒，釘在對面

牆的窗框上。這時丫鬟打起簾子，一身翠綠的玉兒走進廳來。我眼前一亮。沒見過那麼靈秀的女子，她黑亮的眼睛瞪住窗框上的飛蛾，再射到我身上，上下打量我，然後輕啓朱唇笑了，像一朵花，青玉色的花，這種花好生面熟，也許是在誰家賞花時見過，却叫不出名字。一陣花香向我襲來，我五臟六腑爲之震盪。直到那一刻，我才懂得什麼叫「消魂滋味」。以前白活了。

而那之後，玉兒沒有對我笑過。她對我到底是有情還是無意呢？其實，她不必對我笑，只要聽到她琵琶珠玉般的笑語，我就心神搖曳，只要瞥見她轎中的身影，我就禁不住心亂。我怎麼捨得把她送進京去？入了大內，我再也見不到她了。只要能得到她，我情願拋棄我的前程、我的家產。榮華富貴，我都享受過，沒有一樣比得上那種蝕骨的消魂滋味。我要帶她走，做欽犯也沒什麼大不了的。只要不留一個活口，我就能逍遙法外。

玉兒不會藏起來罷？我施展輕功，奔上山坡，衝入廟門，打開禪房的木門，玉兒正乖乖坐在蒲團上，端莊地挺著腰兒，背對著我，也不回頭。她竟然把屋子裏收拾得乾乾淨淨。我把瓦罐放在她身邊，然後在她面前坐下，說：『妳洗洗臉罷！』

她望著我，眼光像閃動的泉水，突如其來問我一句：『金公子走了罷？』

冰雪聰明——金公子嗎？哼——魚蟹在潭底撕咬他一身白肉！我眼也不眨地說：『下去汲水的時候，在崖上看見金公子已經走到半山腰，現在應該已經下了這座山了罷！玉兒，我怎麼敢殺他？妳說過：「殺了他，我立刻撞死！」爲了保全妳，我怎麼敢殺他？』

她仰了仰秀挺的小鼻子，側著頭望我，眼睛深得像那口潭，我猜不透她到底信不信我的話，乾脆逼她一遍：『我已經放過他，妳答應我的事怎麼說？』

她避開我目光，低下頭，又不知她心裏轉什麼念頭了。我勸她說：『這是我們的緣分；妳母親要妳嫁金公子，妳父親却要妳入宮，但是妳註定與我結爲夫妻！』

她忽然堅定地抬起頭，小臉挺威嚴地板著，眼中閃閃發光：『那你答應我一件事。』

她終於讓步了。我藏起心中的喜悅，捺下嘴角的笑容，滿臉慎重地說：『成，只要我辦得到！』

玉兒蹙起秀眉，一肚子怨氣地說：『一路上你至少殺了三四十個人：中大人、

衛士、我奶媽、侍女、家人，還有這廟裏的和尚。你再作孽，我乾脆一死了之！」

『你到底要我答應什麼？』

『答應我不再殺人！』

原來只不過如此：玉兒心腸軟，我嚴肅地點點頭說：『遵命！』

她指指我的佩劍，『要劍何用？』

我把劍抽出來，往地上一劈，運氣把劍震成兩截。

她望了斷劍片刻，然後垂下眼皮，低聲說：『好。』

她嬌弱地側過臉去，抬起雙手，袖子落到肘上，露出一截雪白的手臂。她拔下髻上的碧玉釵，黑髮瀑布似地瀉下來，散在地上，我用手把它收攏放在蒲團上，柔柔的閃著紫色的光澤。奇怪，這是另外一個玉兒。平時她長髮梳上去，梳成髻，襯著她細細的脖子，汪汪的秋水，真是靈秀飄逸，見而忘俗。但現在黑髮半掩香腮，臉上帶著一絲倦怠的神色，竟有說不盡的風情。

她任我碰她頭髮，看來對我已無戒心。一把斷劍就騙到她的心，到底還是個孩子。啊！她做什麼？竟褪下她那件淡綠色的綾襖兒，裏面是件白紗衫，薄薄的，透



出裏面紫色的抹胸。原來她一點也不纖瘦，竟是體態豐盈。脫了層衣裳，又變了個人。她俯身向瓦罐，掬水洗臉，然後抹去臉上水珠，轉過頭來望著我。臉上光滑有如初生的嫩葉，我心中又麻又癢，她的臉，她的人，都那麼近，她掀動雙唇，再度展現那惑人的笑。一股芳香向我襲來，紫色的抹胸下，隆起光滑如嫩葉的肌膚，我像給一陣薰風推動，伸手擁她入懷，把她的小嘴銜在我唇中。她真像那朵花，不是，不是花，是淡青色的靈草。囊形的葉心，閃著紫金色的光澤，不知是什麼年代，這靈草把我整個心，整個人都吸住，我飛身進去，紫金色的仙露湧向我，浸潤我，刹那化為永恒（註②）。玉兒一隻手向我裹來，環住我脖子，她的唇在我唇中，動情的輕顫著。驀地，我感到腰際一絲冰涼，是把刀！她用另一隻手偷偷用匕首刺我。我立刻收縮腹肌，把她推開。

她跌倒在蒲團上。我的傷不打緊，只劃破一點皮肉！可是我的心却傷得很重，狠狠讓她刺了一刀。原來她對我都是假的。處心積慮，只爲了這一刀。我乾脆斃了她！她躺在蒲團上，低著眼、蹙著眉，一副傷心欲絕的樣子。殺了她有什麼用？殺了她！我永遠得不到她。總有一天，不論她是滿腔熱情，還是傷心欲絕，都爲了我